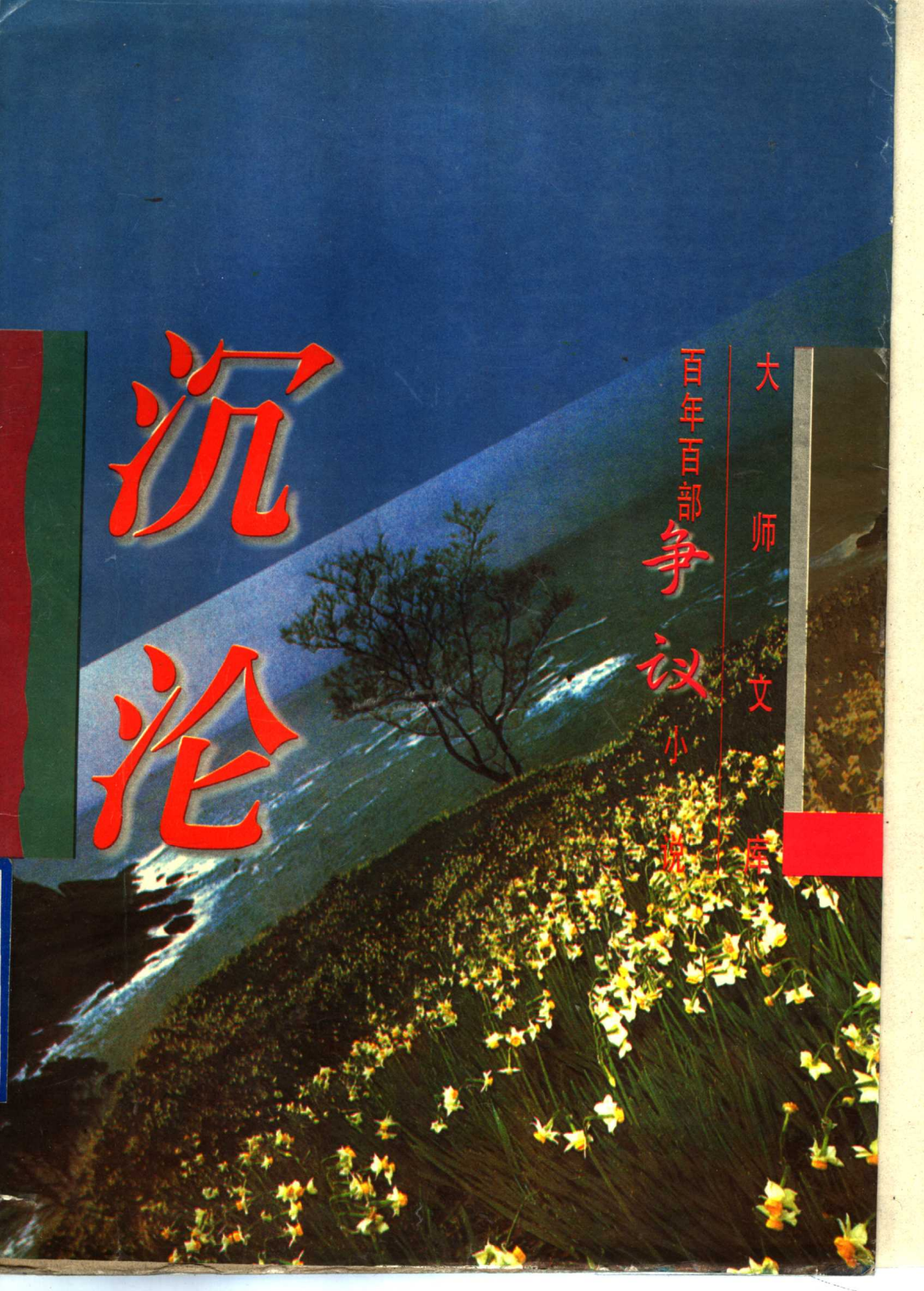


沉沦

百年百部
争议
小说

大师
文库



影图本

百年百部争议小说②

沉 沦

主 编：张 韧

副主编：孙 郁 张 路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14 号

百年百部争议小说 魏洪彬 策划 张 韧 主编

责任编辑:李天民

装帧设计:曲 刚 王 玉

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0.125 印张

(长春市呼伦路 7 号)

233 万字 48 插页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96 年 3 月第 1 版

辽宁省沈阳印刷厂印制

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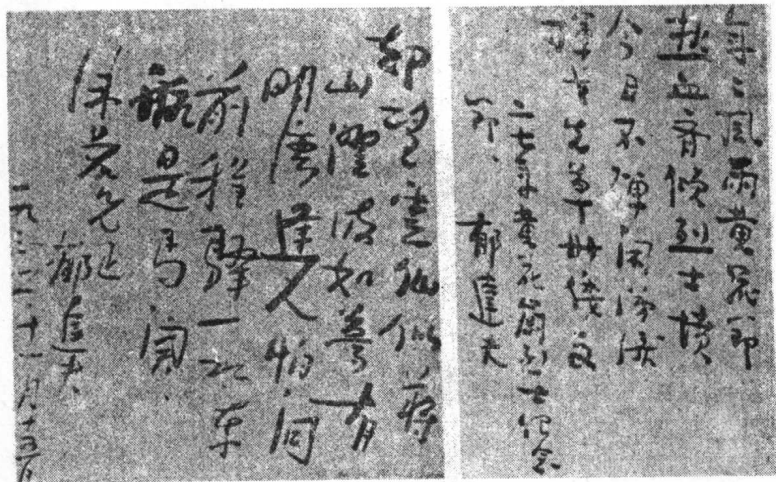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 - 5000 册

ISBN7 - 80606 - 050 - 2/I·1

(全六册) 定价:138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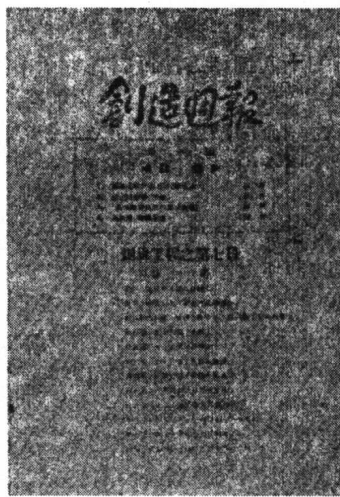
郁达夫像



郁达夫手迹



郁达夫与郭沫若(后中)、成仿吾(后右)、王独青(后左)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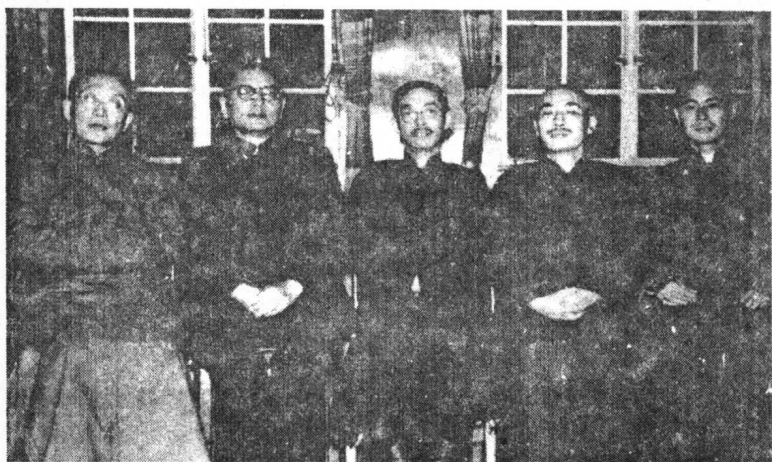
创造社所办刊物



叶圣陶青年时代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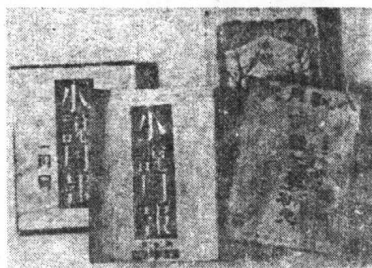
叶圣陶与顾颉刚、王伯祥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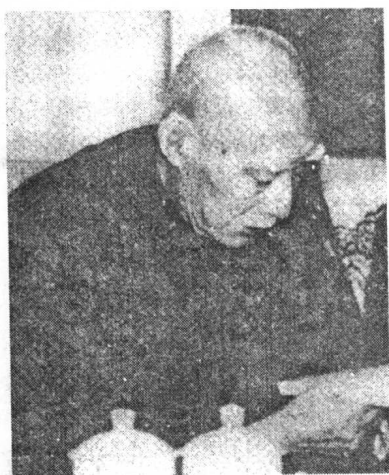
叶圣陶、郭沫若、茅盾、洪琛等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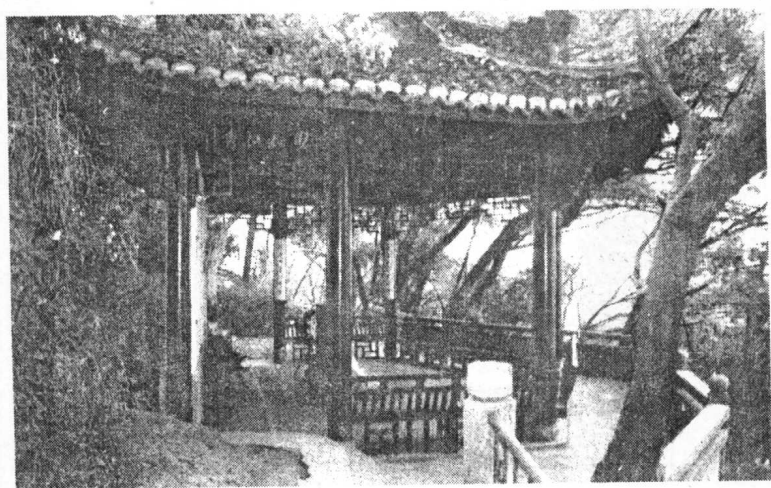
《潘先生在难中》插图



茅盾与叶圣陶所办的
《小说月报》



叶圣陶晚年像



富阳郁达夫纪念亭



叶灵凤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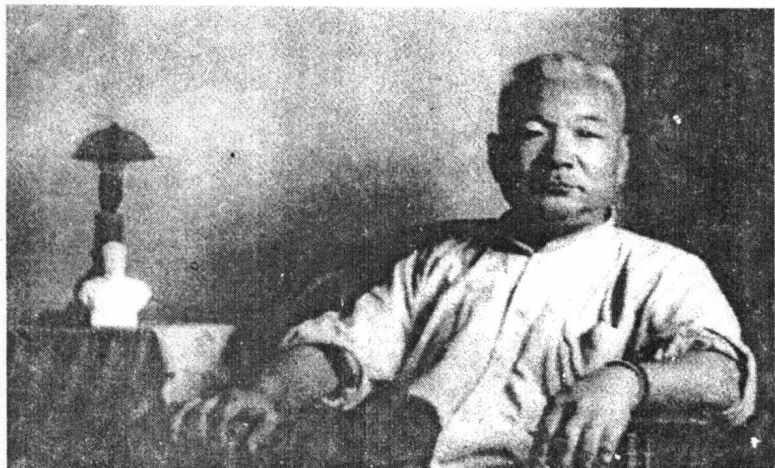
叶灵凤自制藏书票



青年丁玲像



丁玲晚年像



陈翔鹤像

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

——丁玲早年作品批评，并给丁玲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发展的一个线索

在历史发展的长途上，并不是每一个人、每一个思想领域中出现的现象，都能立刻获得正确的、切合实际的评价。新生事物的成长，常常要经过曲折的、反复的斗争过程和实践过程，才能得到多数人的承认。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，也常常出现另一种相反的现象。有一些思想，有一些作品，按其本质来说是价值很小，或有严重错误甚至是反动的东西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它的进步方面被有些人夸大了，错误的和反动的本质却没有在刚出现的时候就受到彻底揭露，以至于它的危害性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，它的真相被假象所掩盖。可是这种情况也是不能持久的，在阶级斗争的发展同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，错误的东西终究不能长久冒充正确的东西，它的虚假的脚底终会被真理之剑无情地戳破，它脆弱而渺小的真相也终于会彻底暴露在群众面前。这种情况，在思想革命的关头，表现得特别明显。每一次巨大的思想批判运动，都帮助我们加深了对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思想的認識，破除了某些伪装，挖出了许多反动思想的根源，使我们政治上、思想上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。

206

丁陈反党集团的揭露是文学战线上一个极深刻的政治上的、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。高尔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比较清楚的，上面一篇论文中，着重地批判了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。而丁玲，由于自己特别善于自我吹嘘，再加上高尔基对她某些作品的错误的、夸大的宣扬和支持，在读者中的影响就更大些。因此，今天就特别需要对她的过去的作品作一次科学的再评价、再批判，从工人阶级立场和当时历史条件出发，看看过去在她作品中的那些名声和成就，究竟哪些是实在的，哪些是被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论所夸大的，恢复它们的真相。对于那些反动的以至反革命的作品，则需要彻底予以批判。

这篇文章，是以丁玲早期的部分作品——即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三年这几年来发表的作品为主，并以《莎菲女士日记》为中心，来作一个分析。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：第一，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创作数量上，是丁玲写得最多的时期，但批判得却较少；第二，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丁玲的基本思想、她的世界观和创作倾向暴露得最鲜明的时期，了解了这一时期的作品，就可以在她以后的创作中发现一条贯穿的线索。

此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丁玲这时期的许多作品，不仅可以作为创作倾向来批判，作为有根本错误的作品来批判，而且作为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想的代表来批判，也是非常典型的。这种社会思想在当时的知識分子中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，在今天某些追求资产阶级极端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人身上，在某些道德腐烂的人身上，还可以找到深刻的痕迹。当我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，我总感到有一个残忍、冷酷、以追求性的刺激和玩弄男性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女性，带着狂热的、色情的

207

姚文元批丁玲的文章

• 8 •

目 录

棘 心	苏雪林 (1)
沉 沦	郁达夫 (153)
潘先生在难中	叶圣陶 (191)
神游病者	王以仁 (212)
爱与血的交流	周全平 (231)
浣衣母	废 名 (275)
浴	叶灵凤 (285)
女娲氏之遗孽	叶灵凤 (296)
春天的人们	高长虹 (324)
莎菲女士的日记	丁 玲 (367)
鼻涕阿二	许钦文 (408)
陶渊明写《挽歌》	陈翔鹤 (470)
广陵散	陈翔鹤 (485)
杜子美还家	黄秋耘 (511)

作者简介

苏雪林(1899——)安徽绩溪人。笔名绿漪、灵芬等。1918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,1921年赴法留学。1925年归国后曾先后任教于沪江大学、东吴大学、安徽大学、武汉大学。1949年去香港,后去法国。1952年去台湾。曾一度执教于南洋大学。晚年一直生活在台湾。

苏雪林是位小说家、文学批评家。思想趋于国民党右派,较为保守。她小说成就并不高,一生最得意的,是攻击鲁迅之事。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,一直未停止过对鲁迅的抨击,在文坛上一时成为新闻人物。她一生较为坎坷,性情孤傲,晚年境遇较惨。自二十年代开始发表小说以来,出版作品多部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绿天》、《苏绿漪创作选》及本书所选中篇小说《棘心》。还有散文集《青鸟集》《屠龙集》、《蝉蜕集》等。由于一直反对左翼文学运动,又多以撰写评论文章为主,其小说成就并未被人注意。大陆文坛,不谈她已四十余载。除学术界偶涉及她的学术观点外,其作品对后人影响不大。

棘 心

苏雪林

我以我的血和泪，
刻骨的疚心，
永久的哀慕，
写成这本书，
纪念我最爱的母亲。

一、母亲的南旋

醒秋一夜翻来覆去地不曾好好安睡。她本来是和母亲对床而眠的，母亲的床，和她的床，相去不过六七尺远，她听见母亲帐中微微有鼾声，很调匀，很沉酣，有时衾褥轻轻转动一下，像母亲在梦中翻身，知道母亲正在沉睡。平常的时候，醒秋若是睡不着，必定唤醒母亲，母女两个谈谈日间的事，或过去一切，消遣漫漫长夜；但今天晚上，醒秋却不敢唤她，因为母亲明天要乘火车到天津，到天津后改搭海轮回南，在路上有几天难受的劳顿，所以今夜必得让母亲好好安睡。

醒秋越睡不着，心里越烦躁，她血管里的血也像她脑海里的思潮一般，翻腾进沸，结果浑身发热，太阳穴的筋跃跃跳动，再也不能在被窝里躺着了；她轻轻掀去被的半边，将身子靠着枕头坐起，两眼望着微朦夜色的纱窗，一动不动的发怔。

这时候胡同里的车马，和远处喧哗的市声，早已寂静，不过有时听见巡警喝问半夜尚在街上游行的人，又风送来几阵狗吠，和一声两声小孩的啼哭，除此之外，外面真是万籁俱绝，大地像死了一般。但室中各种微细的声音，却真不少，桌上时钟滴答滴答，板壁的毕毕剥剥的爆裂，鼠儿的窸窣窸窣走动，飞虫头触窗纱咚咚似小鼓的响……这些声音，白昼未尝没有，但偏偏听不见，更深夜静时便加倍的响亮与清晰，打入人的耳鼓。白昼是“色”的世界，黑夜便是“声”的世界。

醒秋记得去年在故乡山中，和母亲睡在书屋里避暑。那间书屋建筑在半山上，开窗一望，一座十几丈高的青山，几乎伸手可以摸到，流泉响于几席，松影绿压屋檐，清幽绝俗。

一夜醒秋睡不着，便下床打开窗子，向外眺望。那夜的景色直教她永远难以忘却，天粘在四周山峰上似一张剪圆的暗云蓝纸，没有月光，但星光分外明朗，更有许多流萤，飘忽去来，像山的精灵，乘着炬火跳舞，满山熠熠烁烁，碎光流动。夜已三更，空气非常寂静，但耳中只听见四山幽籁，萧萧寥寥，颼颼瑟瑟，如风水相激越，如万箔春蚕的食叶之声。泉声忽高忽低，忽缓忽急，做弄琤琮曲调，与夏夜虫声，齐鸣竞奏。这些声响，都像是生命和情感的，白昼潜伏着，一到夜间，便像被什么神秘的金钢钻，解放了他们的灵魂在黑暗中一齐活动起来了。

醒秋的心和耳也似乎得了什么神通，凡不能和不易听见的声音，也能听见，她仿佛听见松梢露珠的下坠，轻风和树叶温柔的亲吻，飞虫振翅的薨薨之声，繁星的絮语，草木的萌芽，宇宙大灵的叹息。

她坐在窗前，沉浸在空灵的感想里，一直到天明。

——“明天母亲就回南去了。”醒秋心里这样念着，不觉涌

起无限恋别的情绪。她的母亲一生没有到过北京，这次为醒秋老三弟完姻，特别和父亲到京里来。婚事完毕之后，本想在北京好好逍遥一下，因为母亲的半生生命都已消磨在忙碌中间的。但她在北京住还不到一个月，祖母却于南方故乡不住寄信来催她回去，说家务没有人照管，她自己又上了年纪，不能操劳的了。母亲对于祖母，本来是绝对服从的，奉了严符之后，只好和北京作别，决定南归之计。

醒秋那时在北京某高等女校读书，因离家太远，只能暑假时回乡一次，这一次母亲到京，她没回乡，由学校搬出来和母亲同住。母亲那时是寄居于一个表亲家里，父亲却寄住在同一胡同的亲戚家。

她曾陪母亲游玩了太和三殿，陪母亲在中央公园老柏树下喝过汽水，陪母亲到过三贝子公园。这一个月是她生命中最甜美温和的一页。

她从十五岁起，就离开家在省里读书，现在又来到北京，客中凄凉的况味是尝惯了，但她总萦念着母亲。平日看见本京同学，随着母亲到处游玩，便不禁欣羡，只恨自己的母亲不在北京，不能享到这样天伦的乐趣。照普通人的心理讲：二十以上的青年男女，正是热烈追求两性恋爱的时代，他们所沉醉的无非玫瑰的芬芳，夜莺的歌声，所梦想的无非月下花前的喁喁细语，和香艳的情书，所能刺激他们的只有怨别的眼泪，无谓而有趣的嫉妒，动摇不定，患得患失的心情。但在醒秋，这些事还不能引起什么兴味，一则呢，她小时便由家庭替定了婚，没有另外和别人发生恋爱的可能，二则呢，她生于旧式家庭中，思想素不解放，同学虽然大谈并实行恋爱自由，她却不敢尝试的。况且她的一片童心，一双笑靥，依然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子，只有依依于慈母膝前，便算她的至乐。

现在母亲到北京来，她可得意极了，她若在公园等处，碰见同学，必定远远的跑过去，将她拖到母亲跟前：“姊姊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家母。”同学若和她母亲说话，她就替她们双方翻译，因为母亲听不懂北京话，而且又是满口乡音的。这时候她对于母亲，对于那同学，甚至对于她所接触的一切，都发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柔情。她灵魂深处涌起感谢的眼泪，同时又充满了类似虚荣心的骄傲。呵！这一幅天性描成的“慈母爱女图”不值得展示于人吗？有时她特意到学校邀几个同学来家吃饭，谁都知道她家里有一个母亲，一个慈祥和蔼的母亲。

“明天母亲便回南去了。”醒秋又这样默念着，她本想挽留母亲在北京再住几天，但有什么用？住了几天，结果还是要回去的。她又想跟母亲回南，但父亲说：他自己是要留在京里等候什么差使的，可以陪伴女儿。况且学校不久开学，家里住不几天，还要回京，这一趟往返，无非是多花盘缠多吃辛苦，有什么意思呢？父亲的话很有理，醒秋是遵从了。一个月的光阴，过得比箭还快，才迎接了母亲来，又要送母亲回去。这些日子的愉快，好似一个朦胧的梦。离别的悲哀弥漫在她心头，但只是散散漫漫，昏昏晕晕的描不出明确的轮廓，因为她和母亲分离，原不止一次，若说这一回特别悲伤，那也未必。

窗外一阵风过，便是一阵阵潇潇淅淅的繁响，似下了雨，又像睡在船里听半夜的江涛，醒秋知道那是秋风撼着庭树。她思索不知过了几时，精神渐渐宁谧。窗纱眼里，透进如水的夜凉，觉得有些禁受不住，便仍向被里一钻，朦胧睡去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醒秋被一种轻微的步履声惊醒了，她张开惺忪的眼，见天还没有十分亮，室中仍是黑沉沉的。屋角里有一个黑影儿，徐徐在那里动，轻脚轻手像怕惊醒了床上的她，她知道母亲已起来了。